

復該國的穩定情形，必可有所貢獻。爲此理由，加拿大代表團將投票贊成該決議草案。

一五五，最後，本人願意對於秘書長的偉大品格及意志的堅定表示讚佩。秘書長和他的各位助手在法律、物質及人力所限的範圍內爲剛果、非洲及世界和平，的確負起了非常繁難的重責。他們爲了大多數國家信心所託的本組織宗旨與原則的利益，勇敢而客觀地履行這個重任。

一五六，用一片欺誑的毒罵開始的蘇聯集團所發動的攻擊，其激烈情形徒然證明它們真正的動機。表面上，這些攻擊好像是對秘書長及所謂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盟國帝國主義的陰謀而發的。順便指出，這當然包括敵國在內，但是，我想知道誰能真正相信加拿大對

於剛果有一種帝國主義或侵略的計劃呢？這些蘇聯集團宣傳攻擊的真正目的，對於此間九十餘國當然是很清楚的。這些目的是：在它們能够辦得到的地方就攫取控制；不能控制者就加以顛覆；不能顛覆者則爲了本身目的加以毀滅。這也適用於聯合國本身，聯合國促進新興國家的福利及真正獨立所得的成功，已受到這種政策的威脅。這特別適用於剛果問題，在那裏和平、寧靜及自決的發展凡大合蘇聯的條件者，都遭受蘇聯集團各種計策的妨礙。國際社會必須規勸該集團不要採取這個途徑，因爲它不僅使得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遭到危險，而且危及本組織的前途。

午後一時二十分散會

A/PV 956

## 第九五六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愛爾蘭)

### 工作的安排

一，主席：本席請第一位發言人發言之前，擬先宣佈：倘獲大會同意，我提議於午後四時至四時三十分之間暫停關於剛果共和國情勢的討論，以便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我於諮詢主要有關的代表團以後，提議這樣進行。若能於午後四時至四時三十分間處理該項目，我希望於今日下午結束該項目。據我了解，主要有關的代表團之間已有諒解，於報告員提出報告與賽普勒斯修正案提出之後，表決該項目以前的立場聲明僅以三人發言贊成某一觀點，另三人發言贊成另一觀點爲限。此後，大會即進行表決當前的各項提案。

二，如大會同意此項程序，我們現在就討論剛果問題，至午後四時至四時三十分暫停討論以便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

決定如議。

## 議程項目八十五

### 剛果共和國之情勢(續前)

三，Mr. CARDOSO(剛果—雷堡市)：剛果的危機現在是不少辯論的藉口，每逢關於殖民地問題的辯

論消沉了，就有人提起剛果問題替辯論添些生氣。有些蓄意不良的代表團每逢不滿秘書長時，就把剛果問題再攪動一下。他們似不了解——至少給人印象如此——這裏的討論越長，則騷動、紊亂與無政府的狀態越來越糟，且本國各黨各派的分裂也越深。

四，很多會員國浪費時間去批評秘書長，倒不如自我批評一下。請問本組織要不是會員國不同意見的不斷波動的反映，還能是什麼場所？我曾告訴安全理事會，很多會員國只想爲本身出風頭，甚至不惜歪曲最確定及無可否認的事實來博得喝采。我們見過有些代表團提出決議草案之目的只是爲了迫其他代表投反對票，使他們在世界輿論的眼中失了體面。

五，聯合國現在可惜已淪爲宣傳中心，成了一個各國之間彼此攻擊的高層場所。我們已揭發這種把戲，再也不受世界若干區域急急進行的陰險的顛覆活動所愚弄。我們知道如何不理睬某一主義慣用的侮辱與刻薄的態度。若干兄弟國家在此所用的言語實爲非洲人所不屑，並且有背本洲古老的智慧傳統。

六，我們聽到一些國家效蘇聯所爲，稱本國元首爲賣國叛徒及法西斯黨徒，令我們十分憤慨。這一來他們就成了蘇聯雇用的“煽動份子”。他們以後再稱自己爲“不偏袒”或“不參加陣營”，都沒有用處；他們投入魔窟越來越深，已經無法自拔了。我們固然也可以稱他們爲煽動份子、帝國主義者、走狗、傀儡或紙紮的人

等等，但不值得我們去費這種口舌，因為他們自己很容易識別。

七。請看一看迦納、印度...等等可恥的一批向我們提議的計劃。讓我們特別看看它和蘇聯政府宣言中所載的計劃如何相似。他們靈感的來源是毫無疑問的。我不得不承認這是非常危險的來源。這個計劃等於這些國家攫取本國立法、行政及司法三項主權的企圖。這樣一來聯合國就成了被利用的木馬，讓外人得以干涉我們的內政。

八。蘇聯政府的聲明實際上說必須：

“(a) 立即釋放剛果共和國總理拍屈斯魯孟巴、參議院主席烏基多先生、眾議院主席卡宋戈先生及其他部長與國會議員。”[A/4618, 第二十二段。]

關於這一段首先可以評論一下，即烏基多先生不是參議院主席。如堅說烏基多先生是參議院主席，那末按理推論就必須承認事實上為參議院主席並經任命為總理的伊利烏先生此後就應被承認為總理。若堅持烏基多先生是參議院主席，這就是必然的結論。

九。迦納、印度及隨從各國按照蘇聯聲明的第一段，在他們的決議草案中提出這個緊急的請求 [A/L.331 and Add.1]:

“促請立即釋放被禁之全體政治犯，特別是剛果中央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及享受國會豁免權之其他人員；”。

本人請大會將該兩段作一比較，告訴我這項決議草案是受何方的指示。

一〇。蘇聯聲明其後說必須：

“(b) 由憑安全理事會之決議遣往該國之軍隊協助，立即解除莫布土恐怖幫團之武裝。”[A/4618, 第二十二段。]

一一。讓我們看一看決議草案第四段。該段說：

“促請立即採取措施防止剛果軍事部隊及人員干涉該國的政治生活並從外國取得任何物資與其他支持；”。

這兩段相似之處是很明顯的。

一二。然後蘇聯聲明的第四段可見於該決議草案的第六段：

“要求所有比利時軍事及準軍事人員、顧問及技術人員遵照聯合國決議案規定立即撤退...”。

由此可見其類似之程度。

一三。因此，我們不必對這種顯然相類的文字續加援引，但如欲提出幾點一般性的評論，就可以這樣說：第一，如提議召開國會，就等於僭奪國家元首的特權；第二，如目的是要釋放拍屈斯魯孟巴，那就等於以我國的法庭自居；第三，如欲解除剛果國軍的武裝，那就等於剝奪我們保衛本身免受一些人專橫獨斷行為之害與帝國主義侵略的能力；第四，如目的在幫助魯孟巴重掌政權，那就只是加深剛果人民不幸的遭遇。

一四。有人會反對我說魯孟巴得有國會的信任。是的，他奉命組織政府時，確會獲得信任。但“基本法”並無任何一條規定政府被罷免以後可以再向國會請求重新再投信任票。這是本國人民之敵憑空捏造出來的，我們將告訴剛果人民誰是剛果獨立之敵；我們要告訴人民這些國家欲將剛果置於聯合國託管之下，而事實上亦即等於受迦納、印度和蘇聯的託管。

一五。請問迦納代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的“說帖”應該如何去了解？此項文件甚至抄襲蘇聯所用的煽動言詞。迦納確可說是青出於藍了。該“說帖”的(d)段的字句是：

“執行所有比利時軍事人員及官員立即自剛果撤退。”[A/4661。]

然後(e)段說：

“接管剛果之內政，作為臨時措施，以便恢復法律與秩序。”[同上。]

若只是以“迦納”替代“剛果”，則(d)段就可以變成這樣：“執行所有英國軍事人員及官員立即自迦納撤退”；然後(e)段就會變成：“接管迦納之內政，作為臨時措施，以便恢復法律與秩序”。我們加“及秩序”等字，是因為英國官員一旦撤退，秩序定必受擾亂。

一六。請注意，你們這些憑汎非洲主義保佑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者。你們軍隊的將官亞歷山大將軍是英國人；你們的軍官也是英國人；你們政府的高級官員多數是英國人；你們是屬於英鎊集團的；你們出產的可可主要是向英國國協推銷，而這憑他的上帝保佑自稱為非洲救星的恩克魯馬隨便他怎樣說也脫不了英國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剛果不屬於比利時法郎集團；剛果不是比國國協的一員；剛果的正規軍裏沒有比國的軍

官或官員。既然如此，請問你們所談的新殖民主義的威脅，到底在那裏才最可怕？

一七。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無論你們對“殖民主義”作何解釋，無論是西方國家所行使的控制或共產主義的思想滲透，最受威脅的非洲國家無疑是迦納。最糟不過的就是這個受束縛的國家想借汎非主義為題去解放別人。這令我們想起一句諺語：“醫生，請你先治好自己”。也許到了明天剛果將救助迦納，亦未可知。

一八。然而此時有一部份非洲國家捨棄我們，撤回其軍隊，以便避免應付和平的要求。他們對我們的了解太差了；他們為人愚弄走上歧途，爲了討好新主人竟把非洲拋棄不顧了。

一九。因此，我們現在正受恩克魯馬總統主張成立的非洲最高統帥部所威脅。但在非洲最高統帥部的軍隊前來剝奪我們的主權以前，我要請主席先生和秘書長除去他們頭上所戴的淺藍色鋼盔，由此撤除他們的聯合國豁免權。從此時起，我們就決心保衛自己。

二〇。我在結束發言之前，擬給印度代表幾點解答。他曾對聯合國駐剛果的印度人員所受虐待表示遺憾，他是對的。在殖民主義時代，在剛果的印度人有比利時人的一切權利。他們住在歐洲人的居住區；他們在民事方面享受歐洲人的相同權利；他們自行經營小規模貿易，因此獨佔相當數量的資本。這些印度人當時能進入排除剛果人的旅館與餐室。諸君因此可以了解，在當地居民的眼中，印度人是歐洲人，因此激起相同的排外心理。

二一。在此所聽到的演說多未提及以季任加爲首的東方省的脫離趨勢。季任加顯然已僭奪了拍屈斯魯孟巴的地位，雖說是非法的。他業已呼籲外國的干涉。不幸大會內很少人提到這個從東面威脅我們的危險。最不幸的就是有些人態度偏袒，“諾定立場”或“參加陣營”的事實竟被掩藏起來，反而在此要我們相信其爲中立，而且說這是一種積極的中立。中立主義一旦染上積極或消極的色彩，即不再爲中立了。一旦發生這樣的情形，諸君當會了解剛果人民極有理由表示猜疑，此後只有沿其本身所擇並認爲是最良好的自由道路前進，不受國外任何感召的影響。

二二。至於所提的各項決議草案，本人擬發表簡略的聲明。無論採取什麼決定，剛果人民決不受人指使。他們決不讓他人代作決定。我們絕對是獨立與自主的，現在已是第二次在此聲明這一點了。

二三。Mr. ENCKELL(芬蘭)：本代表團衷心贊成大會第四緊急特別屆會於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所通過的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本代表團的立場是由於我們認爲特別重要的數點理由。該決議案的基本要點之一，在我們看來，是強調和解，及亞非國家代表們提議給予適當的協助以求憑和平方法使剛果人民的內部衝突迅速獲得解決，即該決議案所謂係爲“剛果統一與完整”。該決議案正文第三段的提議是向全體剛果人民提出的，我們認爲它富有建設性並有助於解決，因此我們本來希望它能儘速實現。其所以至今未能實現，原因甚多，本人不用贅說，但我要指出本代表團一貫認爲凡有妨礙和解之事，聯合國必須留意避免。

二四。我們有鑒於此，因此當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八日有人提議大會暫停辯論並於次日懇切籲請[第九一三次會議]我們接受此意時，我們認爲大會理應暫緩討論剛果的情勢。

二五。我們爲了同樣的理由，亦覺得數日以後關於剛果代表團全權證書的審查問題，提出尙嫌過早，因此我們亦投票贊成暫緩討論[第九二三次會議]此事。

二六。我們仍相信剛果內部問題的解決能夠並必須從終止派系的鬭爭着手，循民族團結的道路以和解的方法求其實現。我們認爲確有理由可以希望行將訪問剛果的諮詢委員會所派代表必能用和平及民主的方法協助解決內部衝突並保存剛果的統一與完整。我們認爲除和解之外別無其他方法可使這個獨立國獲得其應有的穩定與憑其本身“雄厚的資源”及“其人民的才幹與勤勞”——用達亞爾先生在他第二次進度報告書[A/4557 and Add.1]所說的話——發揮其巨大潛力求取進步。

二七。此次辯論中曾經有人正當地一再指出，當初安全理事會決定授權秘書長對剛果共和國組織聯合國行動，是考慮過剛果總統及總理的請求才有此決定的。在本代表團看來，這個事實與憲章的規定足以說明聯合國在剛果可以採取行動的範圍。聯合國不能說是干涉剛果；聯合國軍是應剛果的請求進駐該國並提供技術協助的。

二八。剛果共和國獨立伊始即遭受如此悲慘的命運，目前可說困難叢生，但本代表團認爲聯合國不能因此便期待該國接受不同的待遇，致其主權不能與本組織其他會員國的主權得到一樣的尊重。

二九。我們要向全體剛果人提出呼籲，請他們務必勿使用任何暴力，包括專斷的政治逮捕在內，以求政治問題的解決。我們籲請他們以全力衷心與聯合國合作共同恢復並維持他們這個偉大國家全境的法律與秩序。我們籲請他們恢復憲政的所有方式及國會的地位，並約束其軍隊務必不越憲法所規定的範圍。

三〇。凡此種種須由剛果人民本身解決；而尤其重要的是，剛果人民既然是本國的唯一主人翁，必須採取適當的決定。他們當然有權在這些方面取得聯合國的一切必要協助，但據本代表團看來聯合國所供給與將來供給的協助必須嚴格根據安全理事會決議所指定的範圍，且基本上須依照憲章的規定。

三一。我們充分感覺到剛果人民目前處境的巨大困難。聯合國業已接受若干任務，當然必須履行。但聯合國在這一方面最大的責任無疑是全體會員國避免採取大會前所通過的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所稱的如下行動，

“各國勿為足以阻撓法律秩序之恢復及剛果共和國政府之行使權力之任何行動，且勿為足以損害剛果共和國之統一、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之任何行動。”

我們認為全體會員國特別是前管理國的行動若能嚴格遵守該決議案正文第五段及第六段的請求，那末對於剛果共和國的利益必大有幫助。

三二。我可以說本代表團充分認識剛果當前情勢極其機微複雜與困難的性質。我們認為由於這個情勢的複雜性，聯合國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決定必須經過非常慎重的考慮。

三三。再者，我們特別關心當前有不同的兩項決議案，其所包括的範圍大致相同。兩項決議草案當時起草的動機無疑是為了促進剛果及其人民的利益。我們有鑒於此，懇切希望仍舊可能另行擬具新的草案，俾能獲得大會廣大數甚至大會全體一致的支持。如果辦不到的話，還不如依照所聽的提議在這個階段暫不通過任何決議案。

三四。為聯合國的威信及為剛果行動的成功，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事莫如尋找方法來表達共同的顧慮並達成協助剛果共和國順利克服當前的嚴重困難這一個共同目標。

三五。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Mr. Ormsby-Gore 於十二月十七日代表聯合王國發言時

[第九五二次會議]曾強調本國政府對於聯合國剛果工作之繼續與成功，非常重視。本代表團相信在座的大多數政府與我們同樣亟盼聯合國的行動不致失敗，且深切希望剛果內部嚴重與可悲的分裂不久可望彌補，使該國能真的團結與獨立向繁榮之路前進。

三六。聯合王國代表團已詳細研究錫蘭、迦納、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拉克、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及南斯拉夫共同提出的決議草案[A/L.331 and Add.1]。我們承認該決議草案之目的是要加強聯合國的行動，且各提案國關心於消除剛果目前情勢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但我們認為，該決議草案因為提議採取得於干涉剛果共和國內政的行動，實超過憲章的規定，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未能接受。

三七。聯合國在剛果是為了協助剛果人民克服其困難而非代替他們管理國事。聯合國有許多會員國為聯合國協助剛果共和國的需要曾出了不少金錢和人力，因此聯合國有權希望所有在剛果任何部份行使實權的人予以充分合作。但我們認為聯合國無權置剛果於任何託管制度之下。

三八。八國決議草案一方面要求秘書長及其屬員接受不符憲章規定、事實也是不切實際的職責，另一方面又要過份地干涉剛果內政，這都是過當之處，其理由業於上次會議為若干代表團，特別是義大利、阿根廷與加拿大代表團細加分析。厄瓜多、紐西蘭及剛果(布拉薩市)代表的話亦有相同的警告。因此我不再重提這些詳細理由，只限於早些所摘要指出的幾點一般考慮。

三九。聯合王國與美國代表團提出的決議草案[A/L.332]係以這些考慮為出發點。本代表團認為它在不過憲章規定的範圍內重申秘書長協助剛果人民維持法律與秩序的使命，籲請剛果共和國與聯合國合作並指出如何按照民主原則依正當的法律程序與舉世認可的尊重人權及人身尊嚴的態度以求解決剛果的情勢，可說已盡徹底之能事。何況該決議草案還具體聲明對於即將舉行的圓桌會議及諮詢委員會為求實現和解而派往該國訪問的若干位代表用和平方法協助解決內部衝突及保存剛果的團結與完整所能發生的作用，期望甚殷。我們認為這兩項舉動都有價值，應予支持。

四〇。本代表團認為聯合國剛果行動的根據不能也不應改變。但我們認為剛果的情勢業已到了緊急的階段，應該重新來應付了。現在所需的是所有有關方面——剛果方面和協助聯合國行動的國家——的積極

合作，共同以耐心的態度求得一項解決，使剛果全境可恢復有秩序的環境並維持全國的統一與完整。

四一。我們懇切信賴那些曾經發言表示要撤回對聯合國行動之支持的政府會重新考慮其立場，並想到若聽任聯合國協助剛果的行動歸於失敗，勢必造成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我們深信美國及聯合王國向大會提出的決議草案可為重新努力的出發點，因此向大會建議予以通過。

## 議程項目七十一

### 阿爾及利亞問題

#### 第一委員會報告書(A/4660)

四二。主席：依照本席於今午會議開始時所提議的程序，茲請大會注意阿爾及利亞問題。

第一委員會報告員 *Mr. Herrarte* (瓜地馬拉) 提出該委員會報告書。

四三。Mr. ROSSIDES (賽普勒斯)：本代表團對第一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草案 [A/4660, 第四段] 提出的修正案 [A/L.333] 旨在改良該決議草案正文第四段的若干方面。

四四。第一，它以“建議”替代原文所用的“決定”。這樣就滿足第一委員會若干代表團所提出的反對。這個反對理由，即大會只能建議而不能決定，是我們所同意的。

四五。其次和更重要的是關於全民投票的一點，原來正文第四段有“組織、管制及監督”等字，似把全民表決的整個施行加以限制，其用意等於全民投票全部交由聯合國辦理，因此我們主張不用這些字眼，改用比較廣大的“在聯合國主持之下”。這只是讓聯合國為全民表決的主持人，但不禁止法國與聯合國合作在全民投票過程中履行其任務。該決議草案的用意是要聯合國參預其事，他便確實證明辦理之公正，由是避免因聯合國不參預其事而引起的一切衝突。

四六。該修正案讓舉辦全民投票有充分的自由。此外，它又遵循聯合國以前各項決議所採用的方式，特別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所通過關於民族與國家自決權的決議案六三七(七)，該案對目前情形適用。該決議案說到“以全民投票斷定人民之意願”，並說最

好由聯合國主持。因此，從每一方面，無論從法律或從實質的觀點，我們的修正案滿足聯合國程序上與精神上的一切條件，同時使法國於全民投票時有履行其本身任務的可能，但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正文第四段却不是這樣的情形。

四七。我們認為必須有建設性的決議案對這個問題提出“指示”，因為民族自決的原則並沒有人問難；此項原則已經接受。法國政府亦已承認阿爾及利亞由阿爾及利亞人自管，並同意舉辦全民投票。因此，問題是全民投票的一般方式。關於所用方式的問題聯合國應有一項建設性的決議草案指示如何舉辦全民選舉，因為我們如果只讓有關方面去決定全民投票的形式，我們就什麼事都沒有做；也就等於像以往通過的決議案一樣。每逢像阿爾及利亞這樣的問題提出大會請其決定，大會非但不作決定，反而把問題推回當事雙方本身，結果就是一無所成。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大會第十二屆會通過的決議案，其全文讀稱：

[*Mr. Rossides* 宣讀決議案一一八四(十二)。]

四八。以往三年內該決議案一直沒有任何結果。為什麼不能照辦呢？這是因為沒有“指示”的原故。該案只是促請作“初步談判”。雙方進行“初步談判”各提相反的意見，因此自始就等於沒有“初步談判”。聯合國的責任是對雙方的實際爭點有所“指示”，而不僅通過一項不表示意見的決議案。他們自己知道如果可能自然不需聯合國的協助也會自行解決爭端。但是他們需要聯合國的協助，而不要聯合國只告訴他們：“自己去討論並解決問題”，而是指示他們用什麼方法並憑什麼根據去討論並解決這個問題。本代表團認為決議案應該指示一項方法或另一方法。大會如決定另一種全民投票方式，則請大會明白表示。但無論如何，對這個問題作一表示比較不作表示為妥，因為如果沒有表示，我們便又回至原來的情形了。

四九。請問三年前通過的決議案所建議的“初步談判”何以不能舉行？主要的障礙之一是“殖民地人”的極端份子所表現頑固與絕不妥協的態度，因此妨礙戴高樂總統憑其遠大的政治眼光所訂的計劃，使他的政策得不到預期的效果。向雙方提出談判的呼籲並未使極端份子稍稍放棄反對解決的態度。因此還需要進一步的措施。戴高樂總統政府的誠意與履行其承諾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但大會應通過決議案對舉辦全民表決的方式有所說明，藉以消除種種障礙。

五〇。此外，經第一委員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的決議案，其前文第四段促請注意一九五七年所通過關於要求“初步談判”的決議案並未生效。按前文該段的意思，正文中應有建設性的決定，以便促成問題的有效解決。根據這樣的決定，顯然可知談判即將舉行；按事態的正常演變安排辦理全民投票的方法。但明顯的指示可使一切事情的進行更為順利有效。

五一。現在的情勢已不容顧及平時易於了解的敏感；因為阿爾及利亞的情勢一年不如一年，爲了應付迫切的局面已不能再顧及敏感了。到了這個階段，我們已不能再聽任情勢繼續惡化。現在整個問題最重要的方面都有變質的可能，因此更不能任其惡化下去。到現在爲止，雖然情勢惡化，但仍舊是一個直截了當的民族自決問題；是法蘭西人民與阿爾及利亞人民之間的一樁問題；但目前遠遠湧現的危機隨時可以改變整個問題的各方面，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我們必須認識要竭盡一切力量求獲解決，因此從這個意義來看，大會必須有一項建設性的決議案。

五二。我們認爲我們的修正案，一方面具有建設性，同時也讓每一方均有充分履行其任務的餘地。

五三。Mr. D'ARBOUSSIER (塞內加爾)：本人聽突尼西亞代表的一篇言論後於第一委員會行使答辯權時會限於他所提出的某一點說幾句話，當時並保留權利於大會答復對塞內加爾和其他國代表團聯合提案所提出的基本反對理由。塞內加爾代表團是取得其他代表團同意才發言的，現在這些代表團與我們共同提出一項修正案[A/L.334]。諸君當記得，該提案提及爲求阿爾及利亞問題和平解決舉行談判的需要及其可能性。

五四。因爲這個基本立場，我們於第一委員會投票贊成當前一項決議草案的前文與正文前三段後，最後投票反對正文第四段，因該段決定委託聯合國負責組織、管制及監督關於阿爾及利亞人民民族自決的全民投票。

五五。雖然據我們了解該決議草案的共同提案國於決議案在第一委員會通過之後態度略有改變，且賽普勒斯代表雖再提出理由來支持他的修正案，但我們的立場迄未改變。若與當時在第一委員會爲我們的提案提出辯護時比較，我們今天更堅決相信可以並需要舉行談判。爲證明這一點，我只需引證法國某報如下一段：“如此勇猛及不惜犧牲作戰的人民，希望他們投

降是徒然的。現在流血已經流够了；談判不但是可能的事，而且萬分迫切”。這一段恐怕會使有些人覺得詫異。法國共產黨主要機關報人道報所發表上述意見，我們是充分同意的。因此我必須說，這些討論雖然十分嚴重，但於所引的一段發表兩日後這份法國報紙對在第一委員會的表決載有如下的意見，使我未免覺得有些好笑：

“從聯合國政治委員會的投票結果可見國際輿論絕大多數不僅反對戰爭的繼續，且顯然譴斥負戰爭責任的人。塞內加爾代表多少遙受指使的活動也不會恢復情勢的。唯有立即結束戰爭並與阿爾及利亞臨時國民政府[GPR]談判才能恢復法蘭西在世界的威信。”

五六。塞內加爾代表再受教訓以後，覺得受這樣重視不勝榮幸之至，但實在不能了解其意義。請問塞內加爾代表所希望的既然正與人道報所要求的相同，就是立即結束戰爭及與阿爾及利亞臨時國民政府談判，然則所謂恢復情勢究何所指？請問是否要塞內加爾的代表去了解人道報亦受最近舉行的布拉薩市國家元首會議的遙遠控制——本人至少在奉令執行這個會議的訓令——要不然，因爲我和人道報得到相同的結論，所以該報是不是如某些人所暗示，是受法國政府的唆使的，而我則是在不正當地支持法國政府的主張？除非這次又是該報與本人恰巧回到以往替殖民地與和平問題辯護那種偶然的共同立場，否則就費解了。

五七。但人道報不是唯一的一例——我將不再多餘地引證其他法國報紙，免致諸君費神，只要指出無論是奮鬪報、巴黎日報、黎明報、世界報、飛嘉羅報或快郵週刊，全法國的報界都在反映輿論贊成談判的强大運動。這一點我在第一委員會業已指出，且最近甚至引起法國政府一部份人士的反應。最近的新聞報告，法國各政黨對於即將舉行的全民投票的所有政策聲明，不論贊成與否，無一不是以同樣的理由說明其贊成談判的態度。我當然知道有人會說這又是設法使我們安然渡過大會討論的另一種手段。請問問題既然在於使一切事情逐漸轉入不能回頭的方向，最後在不可抗拒的和平空氣中得到結果，那末如何能說是運用手段呢？

五八。我確實相信到了現在我們每一人——我可以說是替缺席的法國人和所有在這種出席的人說話——於討論阿爾及利亞這個可痛的問題時都應免除任何不信任甚至猜疑的情緒。

五九。據我所見，我們每人所應避免的倒是像 Jules Lemaitre 所說的“少數自知是對的人”沾沾自喜的情緒。我們因此應竭盡所能爭取和我們意見及信念一致的最大多數的人。在另一方面，這些多數人應提防不要採取像我們這種會議可能勢難避免的態度，因為我們的執行權力與應付事情可能需要的決定權力並不相稱。

六〇。我們的大會——本人這話並無輕視之意——有時也許會採取不能執行的大膽決定，因此逃避了一個真正執行機關應負的責任。若干發言人業已強調這種態度之重要。這不是一項法律問題，而確實是一項政治問題，將來可以影響聯合國的整個前途。正是因為我們有感於阿爾及利亞問題可悲的嚴重程度及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需要，我們才一再在此發言。

六一。第一，關於談判的基本問題，我很感謝突尼西亞代表承認我們已經指出談判成功的基本條件之一是進行談判時必須同時甚至可說同樣顧及停戰及有關舉辦民族自決全民投票的其他附帶條件的問題；我的確認為這也是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立場。該國總統 Mr. Ferhat Abbas 於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九日說過：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們決定了用民族自決的辦法。在同一宣言中我們亦強調為表示此項程序的誠意並忠信起見，必須舉行討論；為此目的，我們要求就實施的條件與保證立即開始進行談判，因為原則是一回事，實行是另一回事。”

六二。在另一方面，我們知道 Melun 的談判還未到討論舉辦全民投票的條件之前就因談判停火的第一點而停滯下來。但當我們提議調和反對的觀點，對應該參加這兩點的談判的各方面加以辨明時，我的對手就以爲抓到機會可以指我維護法國的觀點了。

六三。說完了這些話以後，我覺得無須再加強調，只要把態度說清楚免致發生誤會。我們認爲，民族自決的問題雖然主要是和全體阿爾及利亞人民有關，但坦白地說，實行民族自決連帶引起若干難辦的問題，例如在該地數目相當多的歐裔阿爾及利亞少數人民的問題即係其一。我必須說，我們同時討論這些少數人民的前途及他們目前的願望，思想上難免發生相當混亂。由此我們可以看得出歐裔少數人民的問題實有兩面。我們此時關心的是自決權如何對全體阿爾及利亞人民適用。我們認爲此項權利只能依照現有的公法概念即

多數原則來適用。此所以行政體制的問題就發生極大的重要性。關於這一點，我們的意見可以歸納如次：

(a) 我們認爲關於阿爾及利亞行政體制及國家最高組織的問題非從談判不能解決；

(b) 我們認爲我們斷不能同意民族自決權除爲全體阿爾及利亞人民及阿爾及利亞全部領土外也可以其他方式實施；

(c) 我們認爲新阿爾及利亞的體制應以促成其人民的團結及其領土受尊重爲目的，任何足以造成阿爾及利亞人民及領土分裂的任何提議絕對不能接受。

六四。因此，體制的問題是需要談判的基本要點之一。但我們要說若將歐裔少數人民如何表達意志一點和其在阿爾及利亞的前途混起來談，會造成混亂的情形。我們認爲必須對這個問題坦白地討論。法國政府以負責的態度提出這個問題，雖然可嘉，但我們認爲其所用的措辭過於暗晦，致使別人懷疑其用意。

六五。請問問題的關鍵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是否爲保障將來留居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公民的利益，或係對那些雖欲選擇爲阿爾及利亞的公民但因情勢關係對將來所受待遇不無疑慮的人，保障其利益的問題？就前一類人來說，欲保留法國國籍及公民資格的人將受國際私法法規的約束，而關於尊重他們權益的問題當由法國與阿爾及利亞之間訂立公約予以解決，並將同時規定留法的阿爾及利亞工人的地位。對這一類人不致有絕對的困難。

六六。一般而論，人民對自決問題自由表示意見之後必須接受多數的取決，但他們也可以保留選擇之權。問題是要知道此項選擇的權利是否可以推及業已取得並願保留法國國籍的非裔阿爾及利亞人。

六七。對於在某一時期會站在法國一方、甚至參加法國軍隊與其同胞作戰的非裔阿爾及利亞人，法國政府曾數度聲明不能遺棄他們。我們認爲這個問題也應該是談判的對象。

六八。最後，突尼西亞代表曾提出趨勢問題。關於這一點也不應有誤解。我們不贊成以種族、宗教或部落歧視爲根據的任何辦法，根據我們的觀點現在只有一個問題，而這是阿爾及利亞人民之中包括相當多的歐洲份子，這些人因其數目、居住地點及某種傳統，恐將構成國際法意義上的所謂少數人民，除非採取政治及行政上的措施使他們能從其以前的地位順利改爲與

阿爾及利亞人民合而為一，因為阿爾及利亞人民的不同民族來源是該國獨特性質與人力資源的顯著特徵。

六九。現在且容許本人提出兩項問題，第一項問題是向法國提出的：在法國若干省份現有的某些特別行政措施與各種特權是否完全符合法國人民團結與法國領土完整的基本原則？第二項問題向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提出：阿爾及利亞現有人數相當多的歐裔人民。如阿爾及利亞共和國總統 Mr. Ferhat Abbas 所說是有十足資格的阿爾及利亞公民，請問是否可能同意這些人可以享受某些特種自由和特權，換句話說，即在阿爾及利亞內政立法的範疇以內雖不構成特權，但其原則仍應為特別談判的對象？

七〇。即在目前這一方面也有國際先例可援。如這些原則獲得接受，則我們所提議的有關的主要雙方彼此設法調解其立場一事便大有可能促成這個可怕悲劇的解決：這個提議便是同時進行談判停火及組織全民投票的條件。

七一。關於第一點將由法國政府代表及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進行討論。關於第二點，我們認為問題是除了爭端雙方外也要尋求方法不要阻止其他關心分子參加談判，不是說要設法做到使他們實際出席初步談判，而是說要讓他們參加討論提交談判的各點。

七二。我再強調一次，現在的基本需要是辦理徵詢民意一定要正常確實，使每人有機會自由表達其意見。我覺得上述的說明已足使大會看得出我們與當前一項決議草案起草人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了。我們唯一關心的事是設法使談判開始，因為我們相信——於情於理都相信——戰爭的延續違反阿爾及利亞人民與法國人民的利益，且對非洲全體人民乃至全人類均不利。

七三。我們誠意認為對阿爾及利亞人民而言，戰爭延續只會引起國家分割；我們堅決相信可能造成分割的原因不在於解決歐裔少數人民問題的困難而係阿爾及利亞目前戰爭狀態所涉的國際衝突的因素。我們曾細心研究過本來團結一致、但因冷戰——不論是在德國、朝鮮或在越南發生——的影響而瀕於分裂的各處的不幸命運。

七四。此所以我們今日更堅決地認為應該採取我們提議的途徑。但我要再聲明，我們深知對這樣一項問題所負的責任，因為我們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我

們發表這些意見並不敢自誇唯有我們所說的才是真理。但我們亦覺得沒有人能夠說唯有他對阿爾及利亞人民表同情，而我們最深切的希望便是阿爾及利亞問題的解決不僅不應為意見分裂的對象，反而應視為團結的重要成因，不妨以大會一致支持的方式來表明。我們有感於此，才正式提出一項修正案，顧及和平談判阿爾及利亞問題解決方法的需要及其可能性。我們充分認識對決議案起草人及對我們所贊同的草案之中某些條款堅決反對的人所要求的讓步。但如果照我們於此次辯論所維持的一貫主張，雙方不去譴斥戴高樂將軍所說明並經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所同意的民族自決政策；又如果對於此項政策——戴高樂將軍刻在設法請法國人民予以同意——我們要加以支持，如果我們要設法使贊成民族自決的立場取得國際支持，那麼此種支持就應有最廣泛的基礎，甚至應求得全體一致，使反對此項政策的人除了屈服而外，別無其他途徑可走。

七五。我們為什麼要諱言這個主張呢？我們固然非協助戴高樂將軍不可，但更知道那是為了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我們可以表示與其主張和平及談判的政策採取一致立場，以示幫助，此項政策之目的曾經該政府屢次宣布，指出係為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要求自由的權利——而我們也願儘可能一致團結為其後盾。回頭說到戴高樂將軍，我們懇求他秉其面對新阿爾及利亞的現實及放棄法屬阿爾及利亞的迷夢所抱的崇高精神，不要拒絕大會將來的任何邀請。

七六。突尼西亞宣傳部長 Mr. Masmoudi 最近於 Lomé 說：“我們認為聯合國的參預未見得使該問題更國際化；阿爾及利亞問題本來就是一項國際問題，但不能讓它惡化而讓成國際戰爭”。

七七。這就是我們的感覺，否則我們如何能夠參加辯論，況且我們承認對這個問題的熱心絕不加掩飾。何我要再說一遍：阿爾及利亞問題像剛果問題一樣，含有冷戰的意味，且可能程度更為危險。

七八。在此次辯論時，有人對我們的態度經常提及歷史的判斷及非洲人民的判斷。我因為不願說任何有損討論空氣的話，因此只要說我們每人將來都要受裁判的。就我們來說，我們當然將謙誠地以平靜態度及堅定信心，不但受歷史和非洲人民的裁判，甚至願受全世界人民的裁判，因為我們認識他人對我們缺乏了解只是暫時的，不久就會團結起來共謀阿爾及利亞、法蘭西、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



七九。對第一委員會所提決議草案共同提案國中的若干友邦，我們要坦白地聲明，只要我們一日在此出席，我們將永遠保留對向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發表意見的權利，且嚴格遵守本國政府的信念和指示而投票；至於本國政府的立場，則布拉薩市最近發表的聲明中已詳細說明了我們的共同政策。我們認為本大會不是羣衆大會而是各國與各民族的集會；這不是羣衆的組織而是獨立國家的組織，而投票和言論自由是國家主權的要件之一。我們須經常記着這些原則才能維持這個大會並增進它在世界的威望與影響。

八〇。基於上述種種理由——其性質都是補充或可能重複我以往在第一委員會所說的一切——我們才再向大會提出呼籲。這既然是本人首次於大會全體會議發言，而這種莊嚴隆重的情形使我不由不生敬重的心意，所以我不敢過於自矜，因為我自知須要學習之處尚多；但也深知我們全體都希望阿爾及利亞實現和平，希望阿爾及利亞人民能夠自決，阿爾及利亞人民與法國人民之間建立友善關係，因此，我以充分信心將我們的提案提請諸君表決，並相信大會將一致予以通過，因為我們這樣投票可使阿爾及利亞人民享受全世界人民所有的無可否認的一項權利亦為憲章所承認的權利，且任法國人民能維持他們在非洲及在全世界的影響，使大會能幫助解決人類良心上最負疚的當代機微複雜的一項問題，由是成為和平與人類友愛的最高保障者。

副主席 *Mr. Sosa Rodriguez* (委內瑞拉) 就主席位。

八一。Mr. TOURA GABA (查德)：我不欲重提人人都知道的所有各方面情形，使聽者厭煩。我之以上臺發言，是因為阿爾及利亞問題與本人有特殊榮幸代為說話的國家，有特別的關係。本國與利比亞聯合王國及蘇丹共和國既有共同的邊界，而這兩國均為阿拉伯民族或阿拉伯語國家，且自古以來和這兩國維持各種關係，因此諸君可知查德自然是阿拉伯語國家，因此，大致上信奉回教。既然如此，凡在阿爾及利亞發生的一切，都會在本國引起相當強烈的反應。

八二。這一段簡短的聲明雖沒有什麼新穎之處，只是稍稍表示本代表團對我們討論的問題如何重視，因此我相信沒有人看見我以共同提案人的名義支持對第一委員會所提決議草案的修正案而覺得詫異。

八三。本代表團對於該修正案未能為亞非集團的全體國家所接受，極感遺憾，特別是因為我們至今都能

以信任及友好的態度共謀維護亞非兩洲的利益，特別是弱小國家一般的利益。然而這種事情究竟以前也會發生，即使孿生兄弟對某些問題也未必看法一致，且會採取不同的想法。

八四。我們堅持提出此項修正案只有一個目標：對雙方的敏感予以周到的考慮，勸請兩主要的當事方面坐下來從事“初步談判”，以便促成停戰及舉辦全民投票以實施民族自決。我們當然贊成國際保證。這是聯合國可以善為安排的。我們的目的在求有效的結果而不是輕易的勝利，因為這種勝利可能得不償失。宣傳是我們所厭惡的，特別因為是現在的問題是要立即尋獲適當方法以便撲滅這個已經造成巨大損失的戰爭，何況這個戰爭有蔓延全非洲的危險，其結果可能陷全世界於戰火。

八五。我們認為決議草案的正文第四段只是局部符合聯合國憲章而已。按其目前的規定，這一段是絕對不可行而且決無效果的。此所以我們要將其修正，使其可以實行。請問聯合國要不徵得雙方同意強其接受聯合國的意志，這是可能或可以想像的事情麼？難道說我們要僅為滿足虛榮而輕易提出譴斥，還是確有誠意幫助戰爭雙方結束這個無謂與愚蠢的流血戰爭呢？

八六。我們的提案不是袒護任何一方而損害另一方。我們不欲以審判官自居，且亦無此力量。我們要和解當事雙方並保全未來，因為在這個互相依存的世界，這是非常重要的。

八七。在地理上，阿爾及利亞無論如何不能漠視法蘭西，反過來說也是如此。這是真理，顛撲不破的事實。我們知道若干先例，但不必一一贅述。

八八。近來在阿爾及利亞發生的情形已把情勢表現得非常明白。我們對非洲民族主義者所受的嚴重損失當然覺得十分遺憾，但我們同時眼見通常稱為“極端份子”的那些人終於受到了應得的懲戒，也覺得相當滿意。現在已輪到他們被人追捕擒獲並解交司法裁判。這是第一次換了一邊人感覺到絕望的情緒。

八九。情勢的轉變表示戴高樂將軍已決定完全結束這個為全世界人心所譴斥的戰爭。我們想到軍事領袖、強大政黨及勢力雄厚的商人集團無不公開袒護主張法屬阿爾及利亞的人這種危機四伏的情勢，我們就不能不稱讚戴高樂將軍的勇敢主動。恐怕沒有別的法國領袖膽敢一試的。

九〇。我們因為覺得此次戰爭已經太久了，應該立即結束，越快越好，因此，贊成該決議草案的前文。如該決議草案的提案一樣，我們也贊成爲停戰訂立嚴格的相互保障及舉辦全民投票。總而言之，我們一向贊成，現在也贊成無條件立即實現和平及國際保證辦法。

九一。我前些時候曾說過，我們站在無利害關係的立場，所求者是有效的行動及避免程序上的爭論以及其將來可能發生的種種危險。向我們提出的決議草案，其弊病在於含有強硬與命令的意味，可能因此而引起板門店式的無了期的辯論。這正像是想用刀割斷水流一般。爲避免這種困難，而且因爲我們都在求達相同的目的——只有更迅速達到目的的不同方法——本代表團及該修正案的共同提案人向第一委員會通過的決議草案各提案人提出最後一次呼籲，請他們顧全全體的利益接受我們的修正案。

九二。我們亦同樣籲請其他代表團投票贊成我們的修正案，以便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榮譽解決條件可以及早實現。

九三。天下之大勇莫如能把事情看清楚，接受應負的責任。我們忠實地把修正案向大會提出，實已負起我們的責任。

九四。最後，讓我引 Bossuet 的一句名言爲證：“思想的混亂莫過於自以爲是而不實事求是”。

九五。Mr. AW (馬利)：本代表團參加辯論係爲支持賽普勒斯代表團剛才提出的修正案 [A/L.333]，雖說我們是原決議草案共同提案國之一。

九六。我們爲了賽普勒斯代表所提的理由，才支持該修正案，而且主要亦因第一委員會辯論的過程中若干代表團表示確有誠意協助我們求得一項建設性的解決，且完全同情阿爾及利亞人民及其友人的焦慮與尋求方法結束這個殘暴戰爭的願望。

九七。其後，我們發覺這些代表團認爲正文第四段是一個障礙，因爲據他們說，這一段的措辭超過憲章許可我們的範圍。因此，爲了願意履行其全部責任並爲阿爾及利亞人民主張公道的各國代表團能夠做到這一點起見，我們認爲絕對需要作些讓步。該修正案的起草方式使我們能向大會提出一項可取得全體支持的草案，至少可爲未肯定答應支持一方——我可以說多半是爲了表面理由——的各國代表團所贊同。在這種情況之下，本代表團極力支持賽普勒斯代表團所提出的修正案。

九八。至於十一個非洲國家所提議的修正案 [A/L.334]，我必須說本代表團是反對該案的，其理由實際上非常簡單。倘蒙允許，我願同時談論這兩項修正案，因爲他們是彼此抵銷的。

九九。旨在改變決議草案正文第四段的賽普勒斯修正案主張由大會干涉以便確保於舉辦全民投票之時提供阿爾及利亞人所要求的保證，而全民投票是阿爾及利亞人民能夠自由決定其前途的唯一方法。關於十一個非洲國家所提修正案，本人迄今所聽到的發言對於這個令人十分關心的保證問題尚未提出答案。

一〇〇。據說人人都誠懇希望得到解決辦法，而且阿爾及利亞人民有權獨立，又說十一國所以提出此項修正案，確是因爲有意達成解決。此外又說應於有關各方面之間召開談判，因爲事實上這是達成解決的唯一方法。又有人說，爲促成雙方聯繫起見，應設立一個專設國際委員會，由其負責建立必要的聯繫。該委員會之組織則待以後決定。

一〇一。但有一點，我們認爲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却未見於這些文件。這就是我們所關懷的提出保證的意思。談判是絕對可以的；建立聯繫我們也同意。但我們所關懷的一點，已有人在此經常提及：這就是向阿爾及利亞人民保證將來舉辦的全民投票必須絕對誠實公平。對於這一點迄無答復。只是談判不能保證這一點。

一〇二。我對該修正案提案人承認談判是必須繼續的。但我必須說其中並無任何新穎或任何積極之處。該修正案並不是說大會答應採取新的方針。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許多年前已要求談判。法蘭西猶豫多時，但終於開始談判。談判在 Melun 中斷了，但不久一定會恢復。談判畢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一〇三。但這並不是正式、具體和建設性的提議，也不能保證爲這個問題立即求得解決辦法。要求談判嗎？我們同意。要求成立一個委員會建立聯繫及發動談判嗎？我們也同意。但如果堅持不要聯合國在任何方式之下參加，那就請問是不是說將由法國軍隊負責辦理徵詢民意呢？即使假定已有一項協定邀請雙方進行談判，然而鑒於法國目前的立場，請問誰能給阿爾及利亞人民我們所關心的保證？

一〇四。這就是我們要詢問修正案提案人的問題。他們曾說了很多正確的話，而且曾以我們也承認確是很坦白的態度表示誠意希望這個問題有公允誠實

的解決。但我們要問：保證在那裏？假設聯合國通過此項提案，請問阿爾及利亞人民所要的保證在那裏！

一〇五。因此，向我們提出的修正案既未提及聯合國的保證，並不使我們能有什麼新的展望，其理由是不論法蘭西願意與否，談判是一定會繼續進行的。因為民族解放軍已決定作戰到底，結果當然非舉行談判不可，無論如何總是會有談判的，因此這並不是問題之所在。

一〇六。在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了解何故認為聯合國採取任何行動就可能被視為對戴高樂將軍施以不利於他的壓力。戴高樂將軍業已宣佈決定實施民族自決的原則。假定他要這樣做——我們願對這一點保持善意的看法——他就得應在阿爾及利亞的少數移民團體和要求法屬阿爾及利亞的一些軍官。因此如戴高樂將軍能夠得到一項決議或一項建議的支持，或世界輿論表示願為後盾告訴法國告訴戴高樂將軍給予阿爾及利亞人民所要求的保證。總之，如聯合國對此項行動表示贊同，則戴高樂將軍的計劃自更易於實行。戴高樂將軍就可以向這些“極端份子”及軍隊提出此項聯合國的決定，作為支持他的計劃的證明；這當然是假定此項計劃有成功的可能。戴高樂將軍為何會因世界輿論表示贊同他的主張而對聯合國的一項決定發生反感呢？

一〇七。在第一委員會討論時，顯然沒有一個代表團對戴高樂將軍個人暗示任何批評之意。事實上，有好幾次有人對他不懈的努力表示讚揚。因此，聯合國絕未譴斥戴高樂將軍對阿爾及利亞的政策。可見只要戴高樂將軍竭誠實施民族自決原則，我們請求於諸君的投票祇會幫他對付那些“極端份子”、煽動份子及法西斯的軍官。

一〇八。現在我再向實際上不願以任何方式提及聯合國參加的修正案共同提案人呼籲，如果不幸諸君仍認為這是對戴高樂將軍無可忍受的壓力，那末，我們就要自問：戴高樂將軍所預見的解決方法究竟是否十足的民族自決，換句話說，是否要向阿爾及利亞人民提出這個問題：“你們作何選擇”？但是如果這確是戴高樂將軍的意思，則無論在什麼人主持或監督之下，舉辦全民表決，斷非難事。這樣一來就無須要求為少數人民提出保證。這本來是談判計劃的一部份，而聯繫自然會建立起來。但談判是否只是如此單純的事？談判是為實現什麼目的？這是我向諸君提出的問題。

一〇九。因此，在一方面，我們當前有一項修正案，其中只是提及談判。這是絕對沒有用處的，因為它所指的是目前的情勢，而此項情勢業已存在了若干年。在另一方面我們有一項促成解決的修正案，但同時並不對戴高樂將軍施任何壓力，且不違背他的政策——實際上適得其反。

一一〇。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有任何人對當前這兩項修正案不能立即毫不猶豫地支持賽普勒斯代表團提出的修正案，我就看不出其理由何在。

一一一。我現在仍對十一國修正案的共同提案人說話，不得不指出一點，作為從我提出的各點理由所得的正常結論，那就是唯一的解釋不外是想絕對避免在決議案內提及聯合國以任何方式參預其事。

一一二。無論該修正案的共同提案人說什麼，我們必須聲明這是相當過時的一項決定。這並不是臨時拼湊的決定；這不是我們討論的正常次序的結果。我們已問明法國代表團正式反對聯合國任何方式的參預。實際上，它甚至反對目前進行的辯論。因此，如有人自認他是法國的友人——我們決無意思把這一點視為責備的理由——若有人並不掩飾甚至強調這點事實，又如有人於這次辯論中與拒絕讓聯合國處理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法蘭西站在同一立場，而且向我們提出了一項毫無具體內容絕不能促成任何進展的修正案，那末我們只能認為他是在此次辯論中採取偏袒的立場。我們必須說明即在辯論開始之前我們已經注意到這種情形。我們知道法國的立場，我們知道法國業已向其友人暗示——實際上並未掩飾此事——它不願辯論這件事。我們知道若有人企圖發動辯論，法國的友人首先就會設法停止辯論。我們知道，如果不能停止辯論，他們就會設法避免法國在聯合國受譴責。

一一三。這就是我要提出的一點，因為我說如要支持法國——有些人堅持支持她——則她至今所受的支持就是支持此項提案，因為我剛才已說過，這並不是譴責法國的提案。該提案的措詞絲毫沒有譴責的意思。但我認為我們不應當因此就甚至提議把提及聯合國參加之處，一概刪去。

一一四。現在進行中的辯論尚有政治的方面，我要強調指出。我現在仍然站在支持賽普勒斯修正案、反對十一個非洲國家修正案的立場發言。

一一五。若有人自稱確有誠意為阿爾及利亞問題尋求解決；若有人自稱為非洲人，並堅持贊成非洲團

結，然則何以在此次辯論中採取直接違反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立場呢？何以不但拒絕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立場，甚至進而對其發動攻擊呢？這是我提出的問題。

一一六，實際上，請問問題的癥結是什麼？據共同提出該修正案的十一國代表團的發言人說，現在的問題是要設法求得解決方法。現在這些阿爾及利亞人民經戰鬪了六年之久，憑他們的勇氣、組織及所受的犧牲而獲得我們知道的結果。他們曾數度企圖談判而徒勞無功。

一一七，今日這些阿爾及利亞人民為渴求解決其問題，來到聯合國要求於非洲團結的範疇以內協助尋求榮譽與公道的解決。何以這十一個非洲國家竟然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的主動採取反對的立場？何以這一件在此次辯論中完全反映法國代表團最後的希望和意見的修正案，竟祇有十一個非洲國家聯名提出討論？何以不是比利時，不是盧森堡，不是法國的歐洲友邦呢？這是我的問題。說到這一層，英國和美國於此次關於阿爾及利亞的辯論中並未說過支持亞非國家團結，何以不由他們提出呢？他們並未說過贊成阿爾及利亞的觀點。他們承認同意法蘭西並支持法蘭西。試問提出這樣的修正案——這個顯然有損阿爾及利亞人所想到的解決方法的修正案——反而不是這兩國呢？

一一八，我要告訴提出這個修正案的非洲代表團：他們如確欲為阿爾及利亞問題尋求解決，而且同情於非洲的共同宗旨，那就沒有理由不信任阿爾及利亞政府去尋求這樣的解決。他們如何能認為站在本身的處境可以替阿爾及利亞問題提出一項受阿爾及利亞人民懷疑的解決呢？請問他們憑些什麼理由？他們難道相信——天知道憑什麼道理或憑什麼觀點——在其目前的處境可以為阿爾及利亞問題想得出一項更好的解決方法？他們是否認為在這裏出席的代表團較阿爾及利亞人民希望結束戰爭更為心切呢？然則何以保皇之心較皇上更切呢？這真令我費解了。本代表團簡直不能了解這些自命為支持非洲共同宗旨及阿爾及利亞獨立、並說誠意設法為阿爾及利亞人尋求解決方法的非洲國家，如何能够想像自己更有能力或更有資格尋獲解決或指出達成解決最迅速的途徑。這就使我們不得不認為他們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動將引起極其嚴重的後果。

一一九，我不是談論歷史的裁判。我不是故作高論。我只是請你們想一想我剛才說的話：在阿爾及利

亞與法蘭西的爭端中，如果有人堅說贊成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合法願望如有人贊成自決——真正的自決，不是照法國人所說的意義，而是假定阿爾及利亞人民為欲獨立並與法國不發生關係，他們可做得到這一點——那就必須相信阿爾及利亞人民而且不應忘了阿爾及利亞人民武裝起義抗戰已達六年，倘有巧妙或現實的方式可以謀求解決，他們所見到的方式想必更多，而且他們已把問題看得較我們這裏任何人更為透徹，因為他們是被殺戮的人民。

一二〇，因此，在此次辯論中絕不能說：我是擁護亞非團結，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願望的；我支持獨立阿爾及利亞的目標——然後又反過來對阿爾及利亞代表團可能提出的任何一點點的主張正式表示反對。

一二一，我願簡略說一下聯合國對阿爾及利亞悲劇所負的責任。我要向全體代表團提出呼籲，以便如賽普勒斯代表剛才所說，希望能求得一個具體的辦法，表示聯合國已盡了其一切力量；即使聯合國只是通過此項決議案——關於如何實施則尚待將來再看——亦未始不是表示聯合國已採取了具體行動。

一二二，我要求聯合國採此行動，因為阿爾及利亞提出此項問題已有六年。聯合國因懷疑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真正願望，因此迄未採取積極和果斷的行動。聯合國曾聽人說，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是少數不代表人民的激烈份子所組織的，又曾聽法國政府連篇累牘的聲明，說阿爾及利亞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部份。聯合國等待五年才證實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是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起義。得經過五年之久。而在這五年之中阿爾及利亞所發生的一切造成千千萬萬人的犧牲，成了可怕的戰爭。如允許本人這樣說，聯合國等待這麼多年才認識阿爾及利亞人民真的要求獨立，真的要求替他們主持公道，這未免是一種古怪的尋求證據的辦法。現在這一點既已證實，請問聯合國還要怎樣才能打定主意才能決定採取一步斷然的行動來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呢？

一二三，現在已無須再等待了。所謂戴高樂將軍亦欲停止戰爭的簡單理由也不能再提出來了。這是不足取信的理由。聯合國讓阿爾及利亞人民經過五年的苦鬪現在應該負起責任來了。這次辯論即將結束，我們必須採取具體的決定以便阿爾及利亞終於能獲得自由與獨立。

一二四，因此，本代表團正式表示反對十一個非洲國家所提出的修正案。我的最後一句話無非是向這

些朋友，這些非洲的兄弟們提出呼籲，請他們務必堅持要大會表決修正案。我覺得這才是理智與非洲團結之道。除此而外別無其他方向。阿爾及利亞人民既全神貫注於其自身的問題，歷年來受盡犧牲的磨折，我們對他們表示同情的第一步舉動就是給予有力的支持。

一二五，Mr. GUIRMA（上伏塔）：新的法語國家在此次辯論中比實際當事雙方更受大家注意，這似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他們本身並不情願如此，而是由於大家的“意思”。人們要看看他們對友邦法國及阿爾及利亞同胞之間衝突的如何行動。關於他們到底採取什麼態度，自有不少揣測。人們說，這些國家並不像自己所說那樣的獨立；他們是法蘭西同盟的會員；他們不能投票反對法國。他們又說：阿爾及利亞人民是他們的兄弟，這些非洲國家豈敢投票反對正在為爭取獨立而戰的殖民地人民？這是何等可痛的良心矛盾啊！阿爾及利亞人民則更進一步，因為他們說：兄弟們你們必須替我們投票。我們正需要你們的支持。這是你們的神聖責任。你們必須把良心上的考慮置於腦後，無條件地支持我們。你們如果支持我們，全世界就會喝采並向你們獻花致敬。我們自己怎樣說呢？我們說：如果事情真的這樣簡單。只要對一項決議案說：‘是’或‘否’，那就好了。若只須來聯合國受人獻花，聽人喝采，那就再也痛快沒有了。

一二六，馬利代表說到我們的修正案，向我們提出關於全民投票的保證問題。他的問題像全篇演說一樣，充分反映全世界所抱的懷疑，即對法國所表示平息叛亂的意向有所懷疑。我們的答復是：這項修正案的簽字國已經適應時間的要求，採取行動了。時間就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因為甚至在法國都已沒有人想故意歪曲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真相了。我們的時間就是這個阿爾及利亞人民從貧民窟走出來跳上政治舞臺毫不猶豫地表達他們的情緒，向全世界聲明戰爭非結束不可的時候。

一二七，我要簡單告訴馬利代表：塞內加爾代表對我們的修正案業已詳細分析，且查德代表已說明我們的動機，我們是不折不扣的非洲人，絕不下於馬利代表。我們決心與他提出一樣有力的證明，與其他非洲同胞在程度上沒有絲毫分別。

一二八，馬利代表自動拒絕請求歷史的判斷，可說態度賢明審慎。既然如此，讓我們請求歷史的判斷吧！因為如此，我們才不採取易走的路和扮演喜劇的主角。我們是自知已經成年的國家，將以負責之心從事

此項工作。我們從事此項工作可以略勝於一些別的國家，因為我們是充分獨立的，任何人除非說謊和誣衊，決不敢否認這一點。

一二九，就上伏塔而言，我們並不屬於法蘭西聯盟：這點大家應注意。但這並非說屬於聯盟的國家染上了不可告人的疾病。聯盟是取得各國人民合作的誠懇努力。它的理想是好的，因此應予鼓勵。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是這個理想的毒瘤，因此必須割除。

一三〇，對阿爾及利亞人民，我們只要說我們從來無須別人說明我們彼此原屬兄弟。上帝使我們同在一洲居住，並使我們的命運相同。感謝上帝，今天我們自由了。既然我們已嘗到自由的滋味，覺得頗合胃口，我們怎麼會不願幫助自己的弟兄獲得自由呢？我們自己的兄弟們也嘗嘗自由的滋味。因為他們是自家的兄弟，我們當然希望他們幸福，此所以我們也要把一切真理告訴他們；即使逆耳亦所不惜，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魯莽。

一三一，第一點真理就是我們在這次辯論中不能採取棄權的態度。我們甚至更有權認為對戰爭有斡旋的義務，並能證明我們能夠履行此項歷史的任務。

一三二，第二點真理是我們並不準備無條件地出面斡旋這個爭端。我們的條件是我們明白與堅定地決心不以受遠遠控制之傀儡的身份而是以人類一份子的資格，憑我們的自由、智慧和良心來出面斡旋。

一三三，當我們聽聽阿爾及利亞的弟兄們說：“我們當然要你供給武器，但不要人家告訴我們如何使用”，我們的答復是：“我們給你的不是武器而是我們友愛與能力的支持。你們是否要我們替你們抬着槍桿，讓你們扳勾機？”這樣進行的戰爭是不會成功的。

一三四，第三點真理是：我們準備並決心予阿爾及利亞人民同情的支持，幫助他們迅速獲得愉快的和平。但我們絕對拒絕效他人之所為助長他們的仇恨，雖然他們的解放戰爭是值得欽佩的。這樣作法既不公道又不誠實，而且沒有積極意義。我們所關心的是公道與誠實，因為這是全世界人民所希望的最高宗旨。

一三五，第四點事實是民族解放陣線（FLN）必須承認這種各提決議案的對抗原是可以而且應該避免的。請問他們能怪我們不盡力求取一致嗎？直至現在，雙方的接觸迄未中斷。我們的善意是非常明顯的。自辯論開始以來，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所得收穫已超

過他們發動革命以來希望做到的程度。他們祇是忘了認清勝利不是找得到的東西，而是憑事實確定的。請問我們發覺那一點是事實？我們發覺自我們實現獨立以來，問題一直是在我們之間那一國承認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我們聽說這甚至成了最困難的問題之一，造成一個非洲聯盟的瓦解。突尼西亞及其他國家的報紙對某一兄弟國家元首指阿爾及利亞問題為法國內政問題的討論，無不嚴加批評。當喀麥隆、奈及爾和塞內加爾的國家元首赴突尼西亞和 Ferhat Abbas 總統會面，人們就很快把這件事解釋為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的事實承認。在聯合國的走廊裏，民族解放陣線的代表們也與其他外交代表一樣毫不躊躇地去運動非洲國家的代表。他們以友善及兄弟的情誼，以坦白與毫無拘束的態度彼此討論問題。請問今天我們能誠實地說這個問題只是事實或法律上承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的問題嗎？若說從這種角度去看問題不是過時的看法，能够令人悅服嗎？經過了阿爾及耳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我們還能用那些法律和政治上咬文嚼字的公式來搪塞嗎？

一三六。無論如何，就我們來說，目前的問題似乎是很清楚的。這個損害世界和平而且可能引起瀾天大禍的戰爭，必須結束。同時必須承認為爭取自由而戰的人民犧牲並非徒然。這是 Mamadou Dia 總統在這裏公開說明的話。塞內加爾的代表於第一委員會亦曾闡明這一點。本人相信任何有善意的人都不會不注意他的聲明。

一三七。若望真能實現和平必須進行談判，而我們對於應以那些人為談判的對象，從未隱瞞過任何姓名。經過這許多努力，他人何以對我們仍舊表示如此不信任的態度且繼續誣蔑我們呢？但我們並不灰心，因為到了最後仍亟欲保持接觸，並為了證明我們的誠意起見，若干國家像上伏塔、查德、喀麥隆及達荷美等對該決議草案正文第四段棄權——這是我們唯一不同意的一段——以便能够繼續有效合作，把從理智與常識觀點看都沒有執行價值的一切條款悉數刪掉。但我們提供的合作並未取得反應。反而經常有人設法禁止我們站在個別國家的地位來表明態度的權利。

一三八。關於這一方面，我必須說一句話。我們的阿爾及利亞兄弟得悉那些國家將要棄權，就表示失望，說不如乾脆投票反對該提案豈不更好，我本人於投票並解釋理由以後，曾受到苛刻激烈的責備。我本來自信是在幫助所有各方面向前瞻望成功的解決，所以

受此打擊，深覺痛心。翌日我們忽然讀到一項聲明，對我們這一批非洲國家的棄權認為頗有積極意義；又對我的棄權推崇備至。請問他們把我們作什麼東西看待？把我們看作機械人呢，或是真的人？如他們視我們為聽人指揮的機械人，他們就大錯特錯了。我們雖亟於拯救在苦難中的弟兄們，但同時也要保持堅定的立場。我們為何要去費很大的氣力去幫忙法國？法國政府的代表缺席，這不關我們的事，我相信沒有一個非洲國家代表會從座位站起來去代表法國的。

一三九。但我們知道法國代表即使缺席，法國人民的精神是與我們同在的。而當初登高一呼“革命”使舉世人民紛起響應如火如荼者正是法國人民。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平除不公，推翻專制，也是為了爭取自由與保衛自由。接受民族自決者，正是法國人民，而民族自決獲得舉世公認。法國人民是推動法蘭西基督教同盟 (CFTC) 及勞工大同盟 (CGT) 運動的工人羣衆。同情於世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並促請戴高樂將軍與民族解放陣線談判者，正是他們。法國人民之中有那些逐日戰死的法國士兵的母親。她們哭到眼淚都乾了，和阿爾及利亞戰士的母親們感到同樣的悲痛與愁苦。法國人民只仰賴於唯一的一位法國人去恢復和平：戴高樂將軍。

一四〇。我所以不提阿爾及利亞人民，正是因為他們至少是一致的。關於此次戰爭，最矛盾的一件事便是當事國最強的一方陷於嚴重的分裂。這是對世界和平最嚴重的威脅。但我們亦在目擊一位孤立的人的奮鬥。這個人不為敵人所了解，且為其一部份國人所唾棄。這個人隻身迎抗狂風暴雨，決心使阿爾及利亞實現和平與獨立，並恢復本國的內部安寧與團結。我們這裏都是政治家，此情此景未免使我們有深刻的印象，因為勇敢果斷是全人類天賦的美德之一。

一四一。阿爾及利亞人民於十二月十日、十一日及十二日流血成渠，犧牲重大，我對他們的英勇甚為佩服，並對烈士們俯首致敬。我亦佩服戴高樂將軍的勇氣，因為他認識他的任務不能失敗，且較任何人更瞭解人民的血是自由的最好保障。

一四二。這就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現實情況。支持十一國修正案的非洲國家只關心一件事——這就是投票贊成一項萬一不能執行不致影響聯合國威信的決議案。人人都知道戴高樂將軍是不易對付的人。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遷就他的孤高的個性。但我要在此指出目前在布拉薩市舉行會議的國家元首業已對聯合國

表示信任並希望使其發揮功用。此所以他們對於聯合國遇到決議案不執行時缺乏強制的方法，表示深切惋惜。這是很危險的情勢，大有使強國採取單獨行動的可能。我們認為不應讓強國有創設不良先例的機會，恐因此於將來阻撓聯合國的建設性行動。

一四三。我們在此如果只是增加聯合國檔案室那些未曾實施或不能實施的決議案數目，那末，我們每一人還不如回家去算了。但我們確信任何人在對世界和平及阿爾及利亞的和平提出有效的貢獻以前，決不能回去。站在我們的地位發言，我們贊成採取這個建設性的路線，並懇請諸君協助我們達成此項目的。請幫助我們助阿爾及利亞人民一臂之力，以便該國得恢復和平並享受獨立的快樂與光榮。

一四四。我們已經極其簡單、自由與誠懇地表達我們的觀點，因為上伏塔是一個尤其富於人力的國家，而這樣的一個國家只能憑良心來表達態度。我們業已憑信心發言，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為本身應負的歷史性任務作見證。我們的兄弟們如果了解我們，則自會投票贊成我們的修正案。萬一修正案被否決，則我們只有以十分痛惜的心情迫不得已而投否決票。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拒絕為阿爾及利亞的和平及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獨立而努力。我們投否決票是為保衛聯合國及其在世界的威信，並表示我們拒絕為我們的兄弟們所漠視與誤解。將來我們回去就能告訴本國的同胞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並對他們說：“無論如何，我們已挽回了信譽”。我們記得我們人民憑其智慧說出這樣的一句：“唾沫造成的東西不堪朝露的打擊”。

一四五。我懇求諸君投票贊成我們提出的修正案。請幫助我們去協助所有善意的人，以便阿爾及利亞得恢復和平，達成真正有效的解決——一項消除緊張情緒及確保阿爾及利亞不久即可恢復和平的解決。

主席 *Mr. Boland* (愛爾蘭)重就主席位。

一四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這次辯論既與國際和平及穩定有如此重大關係，為維持其莊嚴起見，本人於發表聲明時首先要避免濫用無謂及無用的措辭或提出在我們看來與辯論的基本宗旨毫不相干的考慮。本人將限於當前真正的問題平心靜氣並不動感情地說話。我們於第一委員會業已透徹、客觀及清楚地表達我們的觀點，因此不擬重提這一點，因為我們的基本目標不在唱高調而在謀求和平，使我們的邊境上有和平，使非洲有平靜，進而使世界至少有穩定的局面。

一四七。我們的目標固然是和平，但斷不能是不正義的和平或有缺陷的和平，否則恐損及其基礎並損壞其成果。因此在這個辯論的階段，我必須重新檢討目前情勢，並闡明我們對第一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以及對賽普勒斯代表團與十一個非洲國家對其中正文第四段分別提出的修正案 [A/L.333 及 A/L.334]。

一四八。這個問題對突尼西亞、對全世界、特別是對聯合國，仍舊是一個戰爭的問題。這是法蘭西與為爭取民族尊嚴與獨立的崇高目的而奮鬥的阿爾及利亞人民之間進行不幸已達六年來的戰爭，其間給人民帶來了不少苦痛，造成不少死傷。這六年來，凡是設法求得可以保證正當利益及維持有益友誼關係的和好解決辦法的一切努力，無一不告失敗。

一四九。我可否重提一下本大會遠在四年前所提出的請求和平民主及公允解決的呼籲？我可否重提突尼西亞共和國總統 *Mr. Bourguiba* 及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五世陛下於一九五七年聲明願居間斡旋的表示？最後，我可否重提一下第十四屆會辯論時各方一致熱誠表示請有關雙方舉行直接談判的希望？不幸所有企圖盡歸失敗。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代表及法國政府代表於 *Melun* 的初步會談不幸也使我們失望了。當時法國政府只準備與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談判停戰的軍事條件——這是諸君所知的——但須俟停戰實行以後，於必要之時再討論雙方乃至阿爾及利亞各派意見關於如何舉辦讓阿爾及利亞人民決定其前途的全民投票。

一五〇。我已再三說明，對交戰的一方若不充分保證將來如何解決政治衝突而逕行要求其討論停戰，是斷乎不可的，何況這一方並不自認已經戰敗——六年的鬭爭似可表示阿爾及利亞人這種見解的確並沒有錯。

一五一。讓阿爾及利亞人民自由決定其前途的原則既已顯然獲得接受，因此所餘的祇是保證舉行真實的民意測驗問題。既然在 *Melun* 的經驗證明法國政府仍欲避而不談這個基本問題，現在唯有由憑其本質便是一個公正機構的聯合國來組織並監督全民投票，才能確保其公正真實。這是我們根據客觀與不偏袒的立場特別是在戴高樂將軍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四日發表聲明以後對實際情勢加以分析而得的信念。

一五二。為避免使討論過於冗長起見，本人將不重提此項聲明所涉的嚴重危機，特別是可能因此而引

起分裂，即成立有名無實的團體，搜覓私人負責主持，由是妨礙阿爾及利亞人民對其前途應作的選擇。我在第一委員會會再三指出這些危機。全體代表團都已認識這一點。每一個政府都應衡量其對這些危機須負擔的責任。

一五三。雖然如此，第一委員會所提決議草案的正文第四段在我們看來似指出一項具體及積極的辦法，足以結束戰爭並實現大會第十二屆會所建議的真正和平、民主與正義的解決。此所以我們加以支持。但對這一段已有修正案提出。我首先要談論十一國修正案，並設法以客觀與冷靜的態度說明此項修正案的內容。該修正案的第一部說：

“邀請爭端有關方面就停戰及組織關於自決的全民投票，包括有關方面互相保證及國際保證等事立即進行談判，不附任何先決條件或限制；”。

諸君可能已注意本人故意高聲讀“爭端有關方面”及“或限制”等語。我必須說此項修正案與這個問題的討論演變至少落後一年，因為大會業已建議舉行談判或會商。我們已經指出，按法國政府的了解，此項會商簡直等於投降。現在戰事仍在進行中，每天有無數傷亡，試問我們是否應無了期地建議談判，特別鑒於我們剛才引證的一項文件所含的新的極端危險的因素？我們並不反對就阿爾及利亞人民決定其前途的全民表決應有的保證以完全的誠意與公允的態度進行誠實與認真的談判。此種談判除由爭端雙方法國政府與阿爾及利亞共和國進行之外，我們不能認真想像有什麼別的可能。關於這一方面如仍有良好的希望，即使在大會照第一委員會討論時的形式通過該草案的第四段以後，恐怕也沒有人會對這種談判表示反對。如雙方能够達成協議，本組織自當予以歡迎，不致提出任何反對。

一五四。但此項修正案在我們看來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所要求的是一般範圍的談判。如所說的是阿爾及利亞全民投票保證問題的談判，而該修正案說明談判應限於爭端雙方，即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及法國政府兩者之間，我們自然會了解。不幸該修正案並非這樣說，而且提出另一全新的意思。

一五五。剛才我的好友塞內加爾代表就組織自決問題全民投票的條件舉行談判一事所發表的言論對此項程序的內在危險與不公道之處，頗有透露。可見談判實有兩種：關於停戰的談判，只限於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與法國政府雙方參加，以及關於阿爾及利亞舉辦

全民投票應有保證的談判，這裏，我要援引塞內加爾代表剛才所說的話，他說“問題除了爭端雙方外也要尋求方法不要阻止其他關心份子參加談判”。

一五六。這是說關於保證的問題應該繼續討論。請注意依照這個觀點，關於全民表決保證問題應由法國政府，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與法國友善的阿爾及利亞人與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共同討論。

一五七。本人當然不欲論及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利益問題或在一個自由自主的阿爾及利亞如何向他們保證這些利益的問題。這主要是屬於法國的問題，法國獨有的問題，而將來等到適當時候可以和負責的阿爾及利亞當局提出討論，並就這問題取得各種保證與承諾。但法國須等待阿爾及利亞人民對其前途表示意見以後才能這樣辦理。無論如何如說法國政府與法國人民可同時維護這些利益或要求保證，畢竟是不可思議的事。

一五八。既然如此，本人要立即補說一句，即我不太喜歡所謂“為法國之友的阿爾及利亞人”這句話，因為首先我不認為那些為本身自由與獨立而作戰的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是法國的敵人。其次，因為我們認為真正的友人理應拒絕接受不平等待遇或者替朋友的過失掩飾，而不敢挺身而出主持正義與公道，即干冒其好友亦所不惜。我們認為不分好壞隨意苟同的人，斷不是真正的朋友。

一五九。既然如此，我們要指出所謂為法國之友的冒牌阿爾及利亞人，正是那些被人以各種方式鼓勵或逼迫——甚至可以說被“製造出來”——因此違反良心懼懦地聲明支持他們自知為不可行或甚或有害其本國之解決方式的一班人。

一六〇。這些人又是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四日所發表演說的計劃綱領以各種新的方式希望把他們牽涉在內的一般人。關於這種方式的危險，我們在第一委員會辯論時早已指出。最後，他們也是憑空製造出來權充掩護的人物，例如安南的保大，摩洛哥和巴庫舒的 Ben-Arfa 及突尼西亞的 M'zali。我已說過這些人從來都不算數的，而在法國與摩洛哥或法國與突尼西亞的談判——其後造成法國與摩洛哥、法國與突尼西亞之間的和平、和協及諒解——期內尤其沒有絲毫地位。

一六一。此外，塞內加爾代表所說的方式，在我們看來是不公正的，因為其中一方是為本身獨立及民族尊嚴而戰的人，而與之對抗的另一方至少有三夥，即法



蘭西、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及為法國之友的冒牌阿爾及利亞人。

一六二。再者，此項修正案引起另一點，對於阿爾及利亞極為不利，因為其措辭方式尤其照我們的好友塞內加爾代表所作解釋來看，會使事實上反對已獲公認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自決原則的所有的人地位反而為之增強不少。大會如果核准這種立場，在我們看來等於利用本組織去損害憲章基本原則之一民族自決權利。這也等於加強並鼓勵阿爾及利亞的“極端份子”反對此項戴高樂將軍承認適用於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自決原則。請問是大會所希望或所求之目的嗎？我實在覺得不然。

一六三。因此，我現在談一談同一修正案的第五段。該段說：

“建議為促進聯繫及談判進展起見，設立一專設國際委員會，其組織及人選由爭端有關方面之同意決定之。”

我再請問一下，誰是“爭端有關方面”？有關方面究竟有多少？人人都認為與阿爾及利亞戰爭有關。若是如此，則從另一觀點來看，該段似減除聯合國對於這個嚴重戰爭應負的責任。這個問題非但久為聯合國所關心，且為連續五屆大會嚴重的討論對象。這顯然違反第一委員會原先以七十票對十票通過的決議案第三段的宗旨。

一六四。因為上述種種理由，我們除反對十一國修正案外，無可選擇。我們之所以反對該修正案，是因為它對和平不利，而對在阿爾及利亞反對兩方承認為和平、民主及公允解決之基礎的自決原則的所有人則加以鼓勵。

一六五。現在說到賽普勒斯代表團所提出的修正案。該案對原第四段的修正是重要的修正。本代表團經過一番猶豫之後，覺得它是誠實的折衷辦法，因此願予接受。我們覺得它的動機是欲消弭第一委員會辯論之時各方所表示的疑慮。此外，它並未摒除誠實認真的談判之可能，因此我們願予支持。

一六六。我想誠意提出如下幾點意見結束發言，希望大會予以考慮。

一六七。戰爭在阿爾及利亞進行已達六年，雙方死傷均極慘重。我們全體均曾用各種方法使雙方協議解決戰爭。不幸這一點至今無法實現。我們有些人認

為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應負其咎。亦有人認為其過失在於歷屆法國政府的負責人士。不論我們對戰爭繼續的原因個人意見如何或一方對他方推諉什麼責任，事實是雙方均未能憑本身的主動求得我們全體希望的和平解決。

一六八。聯合國能否繼續袖手旁觀呢？在我們看來，問題不僅在於阿爾及利亞的和平，不僅在於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尊嚴，不僅在於一個像法國這樣的友邦的更高利益；而亦牽涉到國際和平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尤為重要的是這個問題與本組的“存在理由”，都有密切的關係。

一六九。U THANT(緬甸)：因為我們立刻就要投票，所以我的發言將極力簡略。

一七〇。作為第一委員會提出的決議草案共同提案人之一，我很感激賽普勒斯代表為徵求大會會員國更大的支持而提出一項修正案[A/L.333]。這個問題在第一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暴露了一點事實：絕大多數會員國雖然完全同意決議草案的實質，但亦有人對正文第四段所用“決定”一字提出反對。有人辯論說聯合國不能且不應要求任何會員國採取任何行動方針；它只能而且只應提出建議。這就是反對的理由。

一七一。決議草案的提案人充分顧到這一點事實，且我們確有向主要有關的雙方建議接受聯合國在阿爾及利亞舉辦全民投票的用意。

一七二。為消除這些代表團的反對理由起見，賽普勒斯代表團提出一項修正案，其內容理應可以消除關於該決議草案含意的任何誤解或錯誤觀念。本人注意到賽普勒斯修正案的另一點重要的改變，就是把“應”字取消。原有正文第四段說“決定應舉辦全民投票”，但這一件修正案只說大會“建議”舉辦全民投票。我希望少了這個“應”字，當為全體代表團所歡迎。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改變就是“組織、管理與監督”等字也已取消。現在賽普勒斯代表團只是說“在...主持之下”——這是聯合國要求在很多領土舉辦全民投票的所有決議案的一貫用語。

一七三。在此情形下，本代表團將投票贊成賽普勒斯修正案。

一七四。關於十一國修正案[A/L.334]，我很抱歉不能投票贊成，但本代表團深感十一個提案國顯然有心求阿爾及利亞問題的和平解決；但所提議的方法顯然不切實際且不很公允。

一七五。只援一點爲例，該修正案內替代正文第四段的兩段均提到“爭端有關方面”。請問這一句究何所指？阿爾及利亞無疑有爭端存在；但是主要和爭端發生關係的只有兩方——法國政府和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該修正案的提案國心目中顯然有阿爾及利亞的各黨派，如法國殖民，或稱“Colons”，或尙有其他沒有後盾或一定政策或行動方針的零碎的阿爾及利亞派系。

一七六。在全部殖民地歷史上凡是殖民地在獨立前夕必有各種臨時興起的不同黨派，自稱有權爲人民說話。阿爾及利亞自然也非例外。也許有人另有所圖，也許有根本沒有愛國情緒的野心家出來要人承認他和隨從他的人。但阿爾及利亞的局面越來越明白了。阿爾及利亞人民現在紛紛擁護民族獨立的鬪士，這可以從前幾日阿爾及耳發生的悲慘事件獲得證明。本代表團對於所謂凡與爭端有關的所有方面均應享平等地位的理論，歎難接受。事實上和爭端直接有關的只有兩方面。

一七七。基於這些理由，本代表團投票反對十一國修正案，實屬不得已。

一七八。以往五年來，我們一直在設法尋求方法使阿爾及利亞問題獲得和平解決。阿爾及利亞人民自決及自由的權利業經聯合國多數會員國再三承認。以往，大會亦曾屢次提議“初步談判”，但這些決議案及提案始終未產生任何結果。

一七九。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本質逐年逐月乃至逐日都有改變。數年前甚或數月前認爲是適當的辦法，現在已不能再認爲適當了。

一八〇。一切獨立運動既然不是靜止的，而因爲隨時在改變之中，所以是動的和有機的，因之這些問題的解決亦必是動的和有機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猶如病態轉惡，治病之方必須隨機應變。參照阿爾及利亞目前發生的一切，唯有聯合國積極參加去斷定民意，才能解決問題，捨此而外別無其他選擇。

一八一。我要籲請大會一致支持賽普勒斯修正案，又如該案獲得通過，則進而投票贊成第一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

一八二。主席：依照本席於開會時所陳的諒解，茲請大會進行表決。

一八三。大會當知目下有三項提案：第一是第一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A/4660，第六段]；第二是

賽普勒斯對第一委員會建議的決議草案所提修正案[A/L.333]；第三是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剛果（布拉薩市）、達荷美、加彭、象牙海岸、馬達加斯加、奈及爾、塞內加爾及上伏塔共同提出的修正案[A/L.334]。

一八四。本席提議先處理這三項提案表決先後次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大會議事規則第九十二條可以適用。因此依照該條規定，本席即按如下程序進行：十一國修正案在實質上既離賽普勒斯的原來提議最遠，擬先提付表決。然後看表決結果如何將賽普勒斯的修正案提付表決。再次將第一委員會建議的決議草案，不論已否修正，提付表決。

一八五。倘大會同意，現在即進行表決十一國修正案[A/L.334]。關於此項修正案，有人請對其兩段分別唱名表決。茲請先表決第一段。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賽普勒斯首先表決。

贊成者：達荷美、丹麥、加彭、希臘、海地、冰島、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象牙海岸、盧森堡、馬達加斯加、紐西蘭、尼加拉瓜、奈及爾、挪威、秘魯、塞內加爾、瑞典、泰國、美利堅合衆國、上伏塔、奧地利、巴西、柬埔寨、喀麥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國、查德、哥倫比亞、剛果（布拉薩市）。

反對者：賽普勒斯、捷克斯拉夫、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賴比瑞亞、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波蘭、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委內瑞拉、也門、南斯拉夫、阿富汗、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錫蘭、古巴。

棄權者：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薩爾瓦多、芬蘭、宏都拉斯、伊朗、日本、寮國、墨西哥、荷蘭、巴拿馬、巴拉圭、菲律賓、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烏拉圭、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智利、中國、哥斯大黎加。

該修正案第一段經以三十九票對三十一票被否決，棄權者二十五。

一八六。主席：茲請表決十一國修正案的第二段。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紐西蘭首先表決。

贊成者：紐西蘭、尼加拉瓜、奈及爾、挪威、塞內加爾、瑞典、泰國、上伏塔、奧地利、喀麥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國、查德、哥倫比亞、剛果（布拉薩市）、達荷美、丹麥、加彭、冰島、愛爾蘭、象牙海岸、馬達加斯加。

反對者：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波蘭、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委內瑞拉、也門、南斯拉夫、阿富汗、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錫蘭、古巴、賽普勒斯、捷克斯拉夫、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尼泊爾。

棄權者：巴拿馬、巴拉圭、秘魯、菲律賓、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柬埔寨、智利、中國、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薩爾瓦多、芬蘭、希臘、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伊朗、以色列、義大利、日本、寮國、盧森堡、墨西哥、荷蘭。

該修正案第二段經以三十九票對二十二票被否決，棄權者三十五。

一八七。主席：茲將賽普勒斯所提修正案 [A/L.333] 提付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義大利首先表決。

贊成者：約旦、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利、墨西哥、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波蘭、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蘇丹、瑞典、多哥、突尼西亞、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委內瑞拉、也門、南斯拉夫、阿富汗、阿爾巴尼亞、奧地利、保加利亞、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柬埔寨、錫蘭、古巴、賽普勒斯、捷克斯拉夫、丹麥、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芬蘭、迦納、幾內亞、宏都拉斯、匈牙利、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愛爾蘭。

反對者：義大利、象牙海岸、盧森堡、馬達加斯加、荷蘭、紐西蘭、奈及爾、葡萄牙、塞內加爾、西班牙、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上伏塔、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喀麥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國、查德、中國、哥倫比亞、剛果（布拉薩市）、達荷美、加彭、希臘、以色列。

棄權者：日本、寮國、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魯、菲律賓、泰國、烏拉圭、阿根廷、玻利維亞、智利、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海地。

表決結果為贊成者五十二，反對者二十七，棄權者十七。

該修正案既未取得法定三分二之多數票，因此未獲通過。

一八八。主席：茲請大會對第一委員會所建議之決議草案 [A/4660, 第六段] 按委員會報告書所用的形式進行表決。有人請求對該決議草案的正文第四段分別唱名表決。倘無異議即先對正文第四段分別表決，然後表決該決議草案的全部。現在又有人請求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奧地利首先表決。

贊成者：保加利亞、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錫蘭、古巴、賽普勒斯、捷克斯拉夫、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迦納、幾內亞、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約旦、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波蘭、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蘇丹、多哥、突尼西亞、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也門、南斯拉夫、阿富汗、阿爾巴尼亞。

反對者：奧地利、比利時、巴西、喀麥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國、查德、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剛果（布拉薩市）、達荷美、丹麥、薩爾瓦多、芬蘭、加彭、希臘、冰島、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象牙海岸、盧森堡、馬達加斯加、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奈及爾、挪威、巴拉圭、秘魯、葡萄牙、塞內加爾、西班牙、瑞典、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上伏塔、阿根廷、澳大利亞。

**棄權者：**玻利維亞、柬埔寨、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瓜地馬拉、海地、宏都拉斯、日本、寮國、墨西哥、巴拿馬、菲律賓、泰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表決結果贊成者四十，反對者四十，棄權者十六。**

**該決議草案正文第四段未獲通過。**

一八九。主席：大會現在進行表決第一委員會所建議經過修正的決議草案，即除去正文第四段。再用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

**主席抽籤決定由土耳其首先表決。**

**贊成者：**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烏拉圭、委內瑞拉、也門、南斯拉夫、阿富汗、阿爾巴尼亞、阿根廷、奧地利、玻利維亞、保加利亞、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拿大、中非共和國、錫蘭、剛果（布拉薩市）、哥斯大黎加、古巴、賽普勒斯、捷克斯拉夫、達荷美、丹麥、衣索比亞、馬來亞聯邦、芬蘭、迦納、瓜地馬拉、幾內亞、海地、宏都拉斯、匈牙利、冰島、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伊拉克、愛爾蘭、約旦、黎巴嫩、賴比瑞亞、利比亞、馬利、墨西哥、摩洛哥、尼泊爾、奈及利亞、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秘魯、菲律賓、波蘭、羅馬尼亞、沙烏地阿拉伯、索馬利亞、蘇丹、瑞典、多哥、突尼西亞。

**反對者：**南非聯邦、上伏塔、喀麥隆、查德、加彭、象牙海岸、馬達加斯加、葡萄牙。

**棄權者：**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眾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柬埔寨、智利、中國、哥倫比亞、剛果（雷堡市）、多明尼加共和國、厄瓜多、薩爾瓦多、希臘、以色列、義大利、日本、寮國、盧森堡、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奈及爾、巴拉圭、塞內加爾、西班牙、泰國。

**該決議草案按其修正之形式經以六十三票對八票獲得通過，棄權者二十七。**

一九〇。主席：兩個代表團請求於表決以後，說明投票立場。茲請喀麥隆代表發言。

一九一。Mr. OWONO (喀麥隆)：喀麥隆會本明確與敏銳的責任感，不僅充分支持大會面前的十一國修正案，且為共同提案國之一。

一九二。喀麥隆共和國總統 Mr. Amadou Ahidjo 於馬利發生危機之際曾前往達卡爾與巴馬科訪問，最近又因阿爾及利亞的不安情勢前往突尼西亞訪問，足見我們亟於維持非洲的和平與友誼。我們覺得解決方式非但必須設法求其公允，且須求其切實可行。我們認為所提的修正案是唯一可行的妥善途徑，因為它融匯互不相容的兩種極端意見並越過雙方互不讓步的爭點。

一九三。我們特別認為國際監督的原則既經雙方接受，則按剛才被否決的修正案所闡明的監督的組織與任務規定進行當可確保全民投票公允地舉辦與執行。與緬甸代表的意見恰恰相反，我們認為唯有這種解決方式才能使民族自決的基本原則在有關雙方均能接受的條件下適用於阿爾及利亞。

一九四。Mr. CABA (幾內亞)：本代表團支持第一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草案及賽普勒斯所提的修正案，因為兩者均表達為爭取獨立而作戰的阿爾及利亞人民所抱的深切志願。大會知道由聯合國組織並監督阿爾及利亞的全民投票的意見之所以未獲接受，乃是為若干非洲國家支持法國的理由而反對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理由。該決議草案第四段之所以獲通過係因為法蘭西聯盟的國家深感失望才投此反對票。

一九五。幾內亞代表團對在聯合國提出的各項問題一向以客觀及冷靜的態度說明及維護其觀點。我們的決定從不受任何一個代表團的影響。我們從未對任何一個代表團說過批評的話，但有些情勢因為具有政治的意義和歷史的重要性，值得特別注意，因此要採取基本和堅定的立場。

一九六。在這個專屬非洲的問題上，我們當前的情勢是什麼？有些非洲國家放棄自身的責任，反而選擇帝國主義的陣營並贊成法國的侵略政策。在第一委員會辯論阿爾及利亞的問題時，幾內亞共和國代表團曾以同胞之誼對非洲各國提出迫切的呼籲，請為阿爾及利亞的非洲同胞們採取明確的立場。我們一直在說凡有責任感的非洲國家都不能支持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政策。

一九七。不幸，這些所謂法國聯盟各國的兄弟們背棄了自身的責任。共同提出修正案的十一個非洲國家先則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民是他們的兄弟並聲明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英勇鬪爭一向深表同情，然後却公然採取行動反對奮鬥的阿爾及利亞的利益及其願望，由是支持了法國的帝國主義政策。

一九八。這樣一來，這些所謂聯盟各國就是故意漠視了法國六年來在阿爾及利亞從事殖民主義殲滅民族的戰爭並阻撓阿爾及利亞享受天賦神聖權利的事實。他們故意忘了阿爾及利亞的人民及其領袖六年來會極力設法以和平方法去結束這個流血戰爭的事實。

一九九。我們這些所謂聯盟各國的非洲同胞們故意漠視法國六年以來除了為獨立而戰的阿爾及利亞人民乾脆投降而外，一直拒絕用談判來求任何解決。

二〇〇。這些所謂聯盟各國忘了法國政府六年來不顧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意思及真誠與合法的希望，片面地為其前途提出各項計劃。

二〇一。最後，我們這些所謂聯盟各國的非洲同胞們忘了他們之獲得獨立主要歸功於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勇氣及犧牲。

二〇二。這些非洲國家這樣行動就是，最後表明他們的獨立只是徒有虛名而已。他們的獨立只是替法國帝國主義服務而已。他們的獨立被利用來反對非洲人民的利益。我們可再說一句，他們的獨立不過是成了法國新殖民主義的工具。此所以他們一致投票刪去了決議草案的第四段。

二〇三。我們要再說，聯盟的非洲國家如此行動已背叛了阿爾及利亞人民。他們已背叛了阿爾及利亞，結果亦就是背叛了非洲的人民。聯盟的非洲國家今天背棄了阿爾及利亞人民等於拒絕了非洲一切原有價值的真正發展。聯盟各國採取反對阿爾及利亞人民的立場，也是選擇了攻擊無力自衛人民的侵略者的陣營，由是而危害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二〇四。國際社會已逐漸認識若干所謂法語非洲國家只是他人的喉舌和自名的獨立國而已，而他們的任務是在聯合國這個會場替業經歷史譴斥殖民主義利益與特權辯護。他們對阿爾及利亞人民有兄弟的情誼，與法國有友好關係，却在兩者之間選擇了歷史所譴責的路線。

二〇五。我們確信聯盟非洲各國的人民將反對其政府的立場，並指其政府蒙背叛民族利益的污名。是的，非洲的公共輿論將譴斥非洲法國近年來巧妙培養的奴才與傀儡。我們確信全非洲和聯盟各國的工會、青年運動、婦女運動及社會各界對於今天未支持戰鬪的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各國政府將嚴予譴斥。

二〇六。最後，我們曾說，只要殘酷的阿爾及利亞戰爭一日在進行，只要大西洋集團把一天比一天更兇惡的殺人武器搬進來使用，只要帝國主義國家一日在別處繼續加劇剛果危機，就斷不會有任何非洲國家——不論是那一國，或與前殖民地統治國的關係如何——能說可以和平生存或奠定一個有生力的經濟體系。

二〇七。祇要有阿爾及利亞問題擺在眼前，非洲團結除了是毫無保留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抱負外，永遠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意義，這一點我已說過了。在聯合國中，這種支持不能只限於泛論對阿爾及利亞的同情。我們在此所代表的非洲人民斷不能容忍這種方式的團結。

午後七時二十分散會

A/PV 957

## 第九五七次會議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一午後八時三十分紐約

主席：Mr. Frederick H. BOLAND(愛爾蘭)

### 議程項目八十五

#### 剛果共和國之情勢(續前)

一。Mr. KAMIL(馬來亞聯邦)：討論到了這樣晚的階段，如果我再多談在我前面的發言人已經暢論的事情——即剛果共和國的危急情勢——未免多餘。

事實已清楚，可從秘書長及其在場的特派代表的一連串報告中推斷出來。

二。可是各方在此次討論中的陳述——真的，即在安全理事會及大會以前對同一問題所作多次討論中——明白顯出各代表團對剛果政治與法律混亂情形的診斷以及對恢復該國秩序與穩定的處方，都有強烈的歧見。這自是難免的。但不幸的是——對聯合國是不幸，對剛果人民和非洲，以及對全世界的融洽更是不幸——我們在此地辯論，對此方或彼方所作惡毒指責